
張世祿著

廣韻研究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影印

廣韻研究目次

導言

第一章 廣韻之作述及其體例

第一節 廣韻之價值

第二節 廣韻之名稱

第三節 廣韻作述者與其時代

第四節 廣韻之版本

第五節 廣韻各本詳略異同

第六節 廣韻反切注音之法

第七節 廣韻非字書

第八節 廣韻非類書

第九節	廣韻韻目及其獨用同用之例	五四
第十節	廣韻獨用同用四聲表	五八
第二章	廣韻以前之韻書	六七
第一節	韻書之起原	六七
第二節	六朝韻書與隋唐異同	七一
第三節	沈氏四聲考	七四
第四節	陸法言切韻	七七
第五節	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	八二
第六節	孫愐唐韻	八六
第七節	李舟切韻	九四
第八節	唐韻與隋唐韻書之關係	九七
第九節	隋唐韻書所依據之詩音	九九

第十節	隋唐韻書別派……………	一〇二
第三章	廣韻之韻部……………	一一〇
第一節	廣韻分部之標準……………	一一〇
第二節	二百六部四聲之相配與陰陽之分……………	一一四
第三節	廣韻諸部之陰陽聲轉……………	一一九
第四節	廣韻與等韻之學……………	一二七
第五節	從切語下字分析廣韻之韻類……………	一三一
第六節	廣韻上之韻攝及正轉旁轉之例……………	一三六
第七節	廣韻上古本韻與今變韻之說……………	一四七
第八節	廣韻分部之地理的觀察……………	一五九
第九節	廣韻各部中之又音與互見……………	一六五
第十節	廣韻二百六部之音讀……………	一七〇

第四章 廣韻之聲類

一七八

第一節 守溫三十六字母之系統及其來源

一七八

第二節 廣韻聲類與三十六字母音系之異同

一八三

第三節 從切語上字考證廣韻之聲類

一八六

第四節 關於今音四十一類之考訂

一九二

第五節 從等韻學上考析廣韻之聲類

一九七

第六節 五音七音與清濁聲等

二〇四

第七節 音和類隔與門法

二〇九

第八節 廣韻上古本聲與今變聲之說

二一三

第九節 廣韻聲類之地理的觀察

二一九

第十節 廣韻聲類之音讀

二二三

第五章 廣韻以後之韻書

二三四

第一節	廣韻在近代音韻學上之勢力	二三四
第二節	丁度集韻	二三七
第三節	韓道昭五音集韻	二四四
第四節	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二四八
第五節	王文郁平水新刊韻略	二五一
第六節	費公紹古今韻會	二五四
第七節	陰時夫韻府羣玉	二五八
第八節	元明韻書別派	二六一
第九節	明清時代韻書之流別	二六八
第十節	結論	二七一

廣韻研究

導言

一

吾國過去音韻之學，以廣韻一書最爲重要。蓋廣韻以前之韻書，大都無存於世。近今所發見之唐寫本切韻、唐韻，及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均屬殘缺不全，僅能認爲一種參考比較之資料；吾人欲考證魏、晉、隋、唐間之今音系統，仍當以廣韻爲主體。不寧惟是，漢、魏以前，無所謂韻書，近代研究周、漢時代之古音，一方面從廣韻部類，離合以建立古音之系統，一方面又利用廣韻上所保存之古音，藉相參證；故廣韻一書，又爲古音學之階梯。宋、元以來等韻家，將韻書之字，依字母次第，縱橫排列，成爲等韻表；吾人欲知等韻學之內容，必須先明韻書之組織。廣韻既爲現存一種最古韻書，又爲今音韻

書惟一之代表；等韻學之發生，固亦以廣韻爲其原始之基礎也。由此而言，廣韻實爲中國音韻學入門之首要書籍。

廣韻承襲隋陸法言切韻及唐代諸家韻書而作。唐、宋韻書多沿用切韻之名，或稱「廣切韻」，或即簡稱「廣韻」。如孫愐唐韻，依其序「取周禮之義，名曰唐韻」，而在他書中，常稱之爲切韻，或廣韻，或廣切韻。蓋唐、宋韻書多依據陸氏切韻，加以增廣，故正式應名「廣切韻」，「切韻」與「廣韻」者，皆其簡稱也。「廣韻」實非一書之專名，現今所通行之廣韻，正式應稱爲「大宋重修廣韻」，即指宋景德祥符間所重修之廣韻而言。

宋代重修廣韻者，究屬何人？本書卷首，未加注明；據王應麟玉海、丁度集韻、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始知其爲陳彭年、邱雍等。陳、邱等校定廣韻之目的，固在審音辨韻，而亦爲時人應試作文之用。陸氏切韻序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知音與作文，皆不離於韻書。當時又以詩賦取士，自不能不審定一種以爲標準。祥符勅牒所謂「懸科取士，考覈程準，茲實用焉。」可見廣韻一書，爲當時應試作文之標準，亦唐、宋間一種時代之產品也。

今通行廣韻有三種：第一種，張氏澤存堂本，字數較多，注亦較詳。卷首載有景德、祥符二勅牒及陸序、孫序；第五卷末附有雙聲疊韻法等。第二種，明內府本，即顧亭林刻本，字數較少，注亦較略。卷首僅錄孫序，又缺「論曰」以下一段；第五卷末，亦無附錄。第三種，曹棟亭本，即揚州詩局本。前四卷與張氏本同；末一卷注較略，而又與明內府本不同。第一種大抵祖於南宋時刻本，古逸叢書中有覆宋本廣韻可證。第二種祖於元本，古逸叢書中有覆元秦定本廣韻可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廣韻，借海鹽張氏涉園藏宋本景印，內容與張氏本同，惟卷首缺陸序、孫序；卷末附錄依張氏本補。至於第三種曹棟亭本，前四卷祖宋，後一卷配元本。各本韻目，所注同用，獨用，彼此甚有出入。張氏本獨用，同用各部，皆不相連屬；明內府本則同用各部相連屬。所當問者，吾人讀廣韻，究採取何種版本爲根據？廣韻卷首有云：「諸家增字，義理訓釋，悉備載卷中。」因以推知陳、邱等所校定者，必爲一字多注詳之本；惟當時有以其疑混繁冗，不便應用，別有略本流行於世。今廣韻亦有詳本、略本二種，詳本蓋與陳、邱原書較近，而皆非景德、祥符間之本來面目也。今所存宋本、元本廣韻，皆經景祐以後竄改者。此即可由韻目中同用、獨用之例見之；吾人欲考定廣韻原本獨用、同用之韻，必須宋、元各本參互比較。

顏炎武音論論唐宋韻譜異同已有論及戴震聲韻考有考定廣韻獨用同用四聲表錢學嘉韻目表更將廣韻與集韻等韻目一一比較吾人因得知今存廣韻各本皆經景祐以後依集韻韻目竄改者故欲研究廣韻必應將宋元各本同時參校。

二

欲推述廣韻作述之由來必先考證陸氏切韻及唐人韻書而欲知陸氏切韻之來源又必須先明魏晉六朝諸家分部之大概漢末以還四聲之分別既萌反切之風行又始於是將切語分別部居列於韻部又從各部中取一字以爲標目卽爲韻目更以四聲分別韻部卽成爲韻書吾國韻書以李登聲類呂靜韻集爲始祖嗣後有周研聲韻張諒四聲韻林段弘韻集陽休之韻略李燦音譜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韻略杜臺卿韻略等其書名見於隋書經籍志及陸氏切韻序卽顏氏家訓所謂「音韻錄出」者也此等書今已亡佚陸氏謂諸家「各有乖互」彼此分韻蓋頗有出入而與陸氏切韻亦有異同顏氏家訓謂「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皆不可依信」今廣

韻「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分爲四韻；「爲」「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合成兩韻，正與韻集相反。因知魏晉六朝人分部與隋唐韻書頗有不同，而顏氏此所云「不可依信」，卽陸氏作切韻時所根據也。又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上平二冬，八脂，十八真，十九臻，目錄注，正可窺見呂陽李夏諸家「各有乖互」之迹，又可推知陸氏作切韻乃博考諸家，雜採衆長者。又魏晉六朝韻書中所錄切語，今散見於他書，經後人輯得者，與廣韻中切語相較，亦有異有同。陸氏切韻序云：「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而定。」因陸書所錄，亦雜採諸家，故有同於此而異於彼者，亦有異於此而同於彼者。

陸氏切韻作於隋開皇仁壽間，其自序謂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論及音韻，顏多所決定。故廣韻卷首注明劉臻、顏之推等八人同撰集，蓋切韻分部大綱，卽依據此等人所討論決定者。切韻序所云：「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與顏氏音辭篇所云：「共以帝王郡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大旨相符。往時學者以廣韻二百六部，卽陸氏原來之目，自唐寫本切韻殘卷有三種：第一種僅存上聲一部，唐韻發見，始知廣韻分部與切韻、唐韻本不相同。唐寫本切韻殘卷有三種：第一種僅存上聲一部。

分第二種存陸序、長孫序及上聲一部分，第三種所存平聲、上聲、入聲，中間稍有缺佚，而全缺去聲。據近人考證：謂第一種爲陸氏原書，第二種爲長孫訥言箋注本。關於第三種，諸家論斷不一：有謂爲長孫箋注之刪節本，有謂爲郭知玄箋本，更有以爲卽孫愐唐韻之初稿。切韻殘卷，固非皆陸氏原書，然今所得見隋唐韻書，總以此爲最古；其間部目與序次，雖非盡陸氏之舊，亦必其最近於陸氏者也。故今欲考究廣韻與陸氏切韻之關係，總當以此種殘卷爲唯一之根據。

切韻殘卷，上平二十六韻，下平二十八韻，共五十四韻；與廣韻異者，合諄於眞，合桓於寒，合戈於歌。上聲五十一韻，無華、綏、果三韻，又合儼於范，入聲三十二韻，無術、曷二韻。去聲全缺，以平聲、上聲部目推之，當爲五十六韻，無稇、換、過三韻，又合儼於梵，平、上、去、入，共計一百九十三韻，與廣韻二百六部之數不同。又切韻部次，覃、談既在陽、唐之前，蒸、登又在鹽、添之後；陽聲收一三與收一三五二系，凌亂失序；此亦與廣韻異者。切韻入聲序次，與平、上去三聲多不相應。廣韻中藥、鐸與陽、唐相配合，泰與蟹、談和配、葉、帖與鹽、添和配、職、德與蒸、登和配，秩然不紊；而切韻殘卷於此等處，完全淆亂；此又其相異者。由此以言，陸氏切韻與宋代廣韻之不同，不僅在文字之多寡，注釋之詳略，尤在其韻部之分合與

序次也。自陸氏切韻演進而爲宋人廣韻，中間猶經唐代諸家韻書之蛻變，而往時謂廣韻二百六部卽陸氏原目，其觀念之謬誤，於此蓋可以恍然矣。

陸書據封演聞見記，謂僅一萬二千餘字，而長孫氏所加六百字，猶在其內，是切韻原書實只萬餘字，與廣韻所錄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相較，僅五分之一。陸氏原書之簡略，於此可見。唐人韻書，因爲陸書修整部目而作，泰半亦因陸書過於簡略，不得不有增字，加注之舉。故廣韻卷首，亦注明王仁煦、孫愐諸家增加字。今得見清內府藏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卷首有王氏序，謂法言切韻「字少，復闕字義，可爲刊謬補缺切韻」，可見王氏是書，爲補正陸書而作。今所存者，平聲上、下及上聲，中有缺佚，去聲入聲完存。分部與切韻殘卷大同小異，平聲亦五十四韻，惟上、下平通連爲一，於此亦可以知上、下平之分，純因字數關係，列成上下二卷，並非音理上有何種差異也。上聲五十二韻，紗切韻殘卷多儼韻，去聲五十七韻，較切韻殘卷多儼韻，入聲亦有三十二韻。惟韻部序次，與切韻殘卷頗異，如陽、唐在鍾、江之後，登在文、欣之後；此與廣韻之序亦不同。而入聲序次尤屬凌亂，與平、上去不相應。又全書先後體例甚不一致，因之有疑。今所存者多爲寫書者所亂，非王氏原書如是也。惟現存寫本，對

於音韻學上，並非毫無貢獻，如覃、談置在鹽、添之後，與廣韻中陽聲收一三收一三二二系之分析，頗相符合。又其上平韻目注，可因以窺見六朝人分部之大略；去、入二聲完存，亦足以供研究陸詩及孫氏唐韻之佐證。

孫愜唐韻在唐、宋間，寫本甚多，傳寫者不免以意自爲增損，因之各家所見，各書所引，頗有異同。如夏竦古文四聲韻、徐鍇說文諧聲譜（馮敏亭十卷本）部目皆依據孫氏，而略有參差。今欲考證唐韻部目，除蔣氏藏唐寫本唐韻以外，猶有魏了翁鶴山全集中唐韻後序、下令之式古堂齋書室考所錄唐韻序及部目總數，可供考證之資料。據王國維所云：孫愜唐韻底稿有二：一爲開元時初稿，一爲天寶時改定本。卞氏彙考所錄項子京藏本，卽屬唐韻開元本；魏鶴山藏本與今所存唐韻殘卷，卽屬天寶本。故孫氏唐韻序亦有二篇，卞氏彙考所錄項本，僅有第一序，而廣韻卷首所載，竟將二序合而爲一。孫氏開元時所作唐韻，分部與切韻殘卷及王氏刊謬補缺切韻同。平聲亦爲五十四韻，上平二十六，下平二十八。上聲五十二韻，較切韻殘卷多儼韻，去聲五十七韻，較切韻殘卷多儼韻，而與王氏刊謬補缺切韻同。入聲亦爲三十二韻。至天寶時所作唐韻，據今存唐韻殘卷去，入一，入聲三。

十四韻，有幽、曷二韻，去聲五十九，無廢韻，而箇後者有過，以此推知平聲有諄、桓、戈三韻，上聲有準、緩、果，而無儼韻，去聲有稕、換二韻。又據魏氏後序，平聲齊後有移。（古文四聲韻及篆韻譜亦皆有移韻）吾人得以斷定天寶本唐韻，平聲有五十八韻，上聲有五十四韻，宋代校定廣韻，除無移部及增儼、隱二部，依唐韻開元本外，餘悉依唐韻天寶本。孫氏序後有「論曰」一段，謂以五音、清濁分析韻部，五音蓋指四聲而言，清濁亦疑指開、合呼等，如齊與移，真與諄，寒與桓，歌與戈之分列，蓋卽因清濁之關係；惟當時所謂清濁，究否與宋、元等韻家所言開、合呼等，完全相符，則殊難確定也。總之，孫氏唐韻於切韻分部，多所變更，爲宋代廣韻之依據。至其韻部序次，如入聲藥、鐸、職，德置在業、帖與業、乏之間，仍與切韻殘卷相同，則變更陸氏序次，開廣韻部目之先者，又不能不歸功於李舟切韻矣。

李舟作切韻，約在唐代宗、德宗之世；生在孫愐後，故能將孫氏唐韻加以更正。李氏書見於徐鉉所改定之說文篆韻譜，今篆韻譜有二種：一爲馮敬亭十卷本，卽小徐原本；徐鉉序所謂「以切韻次之」，卽依孫氏唐韻部次，故與唐韻及夏竦古文四聲韻同。一爲今通行之五卷本，乃大徐所改定者；序中所謂「疑者以李氏切韻爲正」，卽依李舟切韻加以更正者也。李書分部，與唐韻廣韻多同，上

平二十七，以痕韻附於魂；下平二十九，多一宜部，而無凡部。上聲五十五，去聲六十，入聲三十四。至李書韻目部次，與廣韻同，而與唐韻大異。魏了翁所云：「今韻降單，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實源於李氏也。李氏於韻部序次上之貢獻：第一，使陽聲收一、三與收一、二、三二系不相混，使入聲收一、收三不相混；第二，使四聲相配之序次不相亂。以職、德承蒸、登，以藥、鐸承陽、唐，廣韻四聲相配之部目，即依據於李氏。從此可知宋代廣韻之作述，以陸氏切韻爲藍本，而以唐人韻書爲參考，分部依據孫氏唐韻，序次又依於李舟，更集合諸家之增字，加注以成者。唐人依陸書增字，加注而作，不下數十家，廣韻因之，可謂爲集隋、唐韻書之大成者。

廣韻分韻，依據於陸、孫兼蓄並包主義，具有歷史的與地理的兩方面意義，正所謂「酌古沿今」者也。而陸序中所云：「分別黍稷，剖析毫釐。」其於各部實際之音韻，在音理上固能一一自加分別者。後人不能得其別，遂謂二百六部有「音同韻異」者，殊屬不當。陸、孫諸書，混合多種語音系統於一書，與根據當時一處方音之韻書，如元廷堅韻英、張戢考聲切韻等，以秦音爲標準者，自有根本相異所在。不明陸、孫分部之旨者，如李涪刊誤之流，遂多非議之辭；後人乃應用「音同韻異」之說，強